

集部

文忠集卷五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六

律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兹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愛客

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晩翫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卧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緑苔一作蘚長秋雨黄葉堆空堦縣古仍無柳池清尚有蛙琴觴閑月幌窻户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踈飛談交玉麈聽曲躍文魚粉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雎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岧岧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䎘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闇暮霰六花繁朔吹縈歸斾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槐座方虛位鉼車佇改轅顧移盈尺瑞為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睠芳林逢旅鴈候館噪山鵶春

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楚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還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煑酒嘗青杏

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緑隂深處聞啼鳥

猶得追隨杲下騮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邵徽楚垧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

舊有方城題句

閒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應邸

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波阻空嗟音信遥
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
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閒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轍聲樹蔭春城緑山明雪野晴雲
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歳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山

色經寒緑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緑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白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閒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間聊載酒臺迥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欝林泉清可嘉拂琴驚水鳥代麈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閒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哢輕秪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嵩嵩望香林山

日巖邊下溪雲水工露遥知懐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　時聞䀫舉

黄鸝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遠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縁多病經春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搴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
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儵

荷葉 與梅二分題

採綴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
歇涼飈起烟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
豆兼三代罇罍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

公御冑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闕闕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秉鴻鈞偷醉闗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

平地烟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一作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次一作處落孤月定中

圜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禁城烟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

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

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崢嶸

卧聞乱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乗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秖對門野一作山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峯前景閒憶紅蓮幕下人

佳景無人把酒看一作尊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為郎戀疏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奕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濵惟我曽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閑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沿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

荷深水風濶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揺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緑荷深處跳

月

天髙月影浸長江江濶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為一色更無纎靄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斕斑朱欄碧瓦清霜曉

築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閙牛羊逺陂去烏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鵶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顔酣歌歳云暮寂寞向柴闗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瑶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黄通之鄖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均人相尚食腐魚故俗傳為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髮況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揺露際

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浛灑毫端墨玉麈交揮席上風

惟有淵明偏好飲籃輿酩酊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横琴介

節温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

十八日為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遶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

因此益知為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懐疑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為寄且警激之

峭巘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賓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湘曲遺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遥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使君功行今將滿
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飜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
獨立亭亭意愈閑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緑罇今宵爲爾一顔醺可憐玉樹庭花後
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風絲飛蕩漾林鳥哢交加獨有無憀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髙卧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清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

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傅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悰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予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比庫酒醪君

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烟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閒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為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掞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

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嘉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醉迴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潁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黄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時易失閒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惡

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為之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雎苑風霜暫破顔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强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五一作湖應不久多為春酒待君還

答許癸運見寄 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 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邊霜每嘆勞生秖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

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謨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宮臣舊恩隆衮服榮春風緑野迥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罇談笑列嘉賔昔人風采令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

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閒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
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為我留紅旆
猶記栽花白髮翁

文忠集卷五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七

律詩三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

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鐏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哀栁岸撫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峥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為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黄鵠飛不到
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
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令也藝虛名來
者蓋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誚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

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久開
何異鱣魴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
人閒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
敢向聖朝辭寵禄多慙禁籞一作闕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宫馳馬悠然宿霧中金闕雲開滄海日
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

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閑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濶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

遥知為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顔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宫壇青陌賽牛回玉琯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
共喜釵頭鷰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遥認春雷響
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琯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
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
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歷五年詳見卷末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尚欲挽行輈一罇莫惜臨岐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壓閒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檻鏤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瀧田六

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龍墀龍行瞻鳳蓋翩粹容知一作知和喜色嘉瑞奏豐年衰病慙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胸懷磊落逢知已氣畧縱横負壯心玉麈生風賔滿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侠秪應行樂費黄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閒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黄水濶天低雲暗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

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

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日

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詩翁

凌（一作臨）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秘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

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況君門户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髮翁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膀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話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漲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

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蘂新成蜜滿脾鷰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瀲瀲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鏁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緑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頭釣線裊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足水烟埋却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耐寒惟有東籬菊

金蘂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黄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潤
橫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祕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
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韁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

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儁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趙黄閤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旐送山丘

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烟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緑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别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懐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罇前歌裊裊不聞牕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蘂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墻鏁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間鈴索久無聲鑾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内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鏁印春風雪入簾天寒烏雀聚空簷青帽受歲兒童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臭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閒卧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

韻仰酬厚郥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凛凛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羡子文章騁富饒一作足嗣以嘉一作佳篇誠厚郥遠慚為報之瓊瑶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渌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迨今十六七年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羡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游堤上人看山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

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子懈批鳳詔一作諾君歎守熒

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和原甫舍人閤下午寢歸有作

遥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緑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

萬年風動閤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

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其黄粱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虵意盡祛諸老何為譏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沉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翺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躭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黄犬可為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坏土欲塞九河流

齋宫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宫詠麥秋綠陰佳樹覆墻頭重來滿地新霜葉
却憶初聞黄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鷺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
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
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丘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丘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閒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遥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為無事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

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禄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茂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兼職自王仲儀始令㬌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

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為短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烟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

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

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産

日月閒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趁新陽

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林丘遂解纓欲借青春藏向此

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

漫一作謾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為誰開受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鷄啼日午衡門靜鶴唳風清晝夢回

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名籍在蓬萊一作峰高

退居述懐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濆曾看元臣調鼎鼐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青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强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顔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

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閒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

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

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閒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蘤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穎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强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洊蒙恩寵世故多囏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責矣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閒居士
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蔡條西清詩話已下續添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
開簾却扇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
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子履姓陳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絶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琴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剝耳目異秖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閎放莫可攀高篇絶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閬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疑

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即此詩其它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家潤色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七

文忠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五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八

古賦 雜文五 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為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曽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

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其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兹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

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恠兮託産遐陬
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禀南
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召類兮故感生而同
域播爲我形特殊其質不緑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
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
之我貴客方黙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
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一作工
天初造我甚難而晝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

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織而安畀樂以鐘鼓宜其眩悲益貴我之異禀何槩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戾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残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僞衣羔染夏强華其體鞭扑走趨自

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盬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羡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

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絶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遇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疏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為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怳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

慰乎予心又何可一作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顧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搴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渌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淪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

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晼一作晩蘭衰萼池草客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迥出一作而下可以嗅清香以析酲可以玩芳華而自逸况其晚浦烟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泳蘋蓬而波溢絲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葩以歆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尖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北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

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隨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擾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香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脈脈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閒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

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蠕賦并序

詩曰螟蠕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蠕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皁隸嗚呼所謂螟蠕之不若也作螟蠕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蠕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緊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

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竅將深皇心惻兮傷爾痡彼鴷鳥兮善啄吾利汝喙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瘿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渇蠹日滋兮鴷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記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鞴治兮器不刃鎈

木至老朽兮不見菑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修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為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倕丹緣之不已兮又以彫璣斜鉤曲鬬兮華照欄梯髙構嶮兮目精眩地秃而赭兮山祼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

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難追髧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

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修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修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

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于兹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宫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裔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毂玉旅于闕庭納于庛府

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歳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

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爲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欬思親之義愚以爲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

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

闡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巍我宋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嵩斎淪道源滙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懐穹旻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

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宫弗室神何以驩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卬廼以荆灼廼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徃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宫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

肴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
嶷嶷有以正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儽
儽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
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
來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魏公

章

州名急就章并序

叙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葢出於小學之流昔顔籀為史游序

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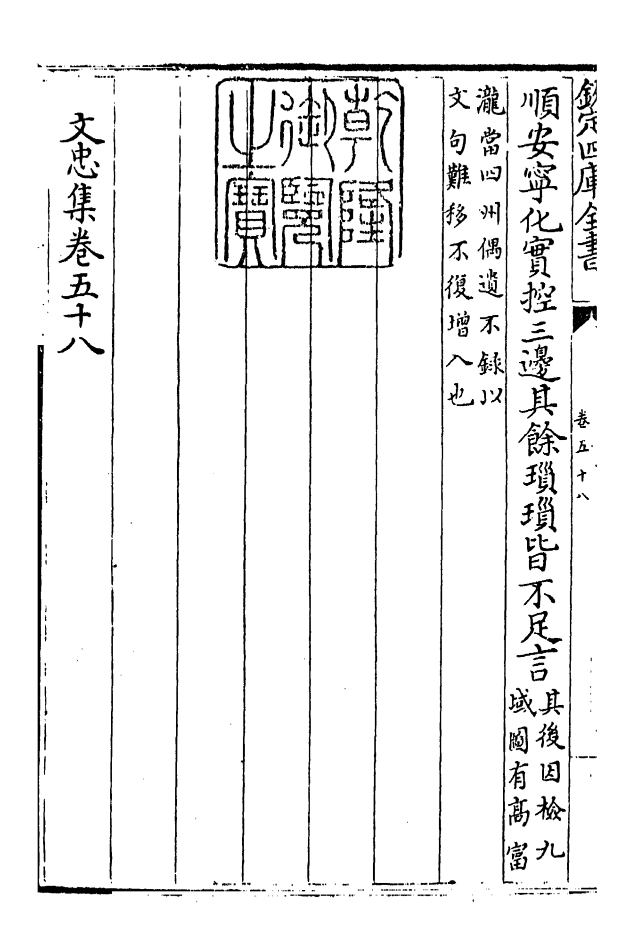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暹循孤音無比隰集梓泗飾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

前叶共四謂何乃有从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豢吉蔚悉永郢鼎類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鄭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賓宥湊憲充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璧八音相望廣象相閬句絳獎黨宕句閑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闕冀利句濟蓟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康潭儋南句嵐鹽甘嵓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

潞敘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嶲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亳溥洛句莫涿朔鄜拓句眉黎齊池蘄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守句右皆十邛通龍洪蓬豪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十二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檀驩蘭潘田戀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鄜扶儒禺句右皆十四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詳昌瀼長句右皆十六并青瀛澄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句

涇寧昇滎橫滕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聯章斷句不
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
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
翼渠衢歸嬀龔恭汴辨涼梁祁岐鄯單宿肅滋慈濰維
峯封豎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歛
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
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
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

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偶遺不録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文忠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五十九至六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五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九

論 時論三首附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删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

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禄禁暴必以兵防

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已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

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財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越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夏敢有崛彊

之王契丹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
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邊隅不靖中國不尊
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
方今農之趨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
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纎悉而無遺矣然一遇
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閒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
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
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

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

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藴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獘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曰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

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契丹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資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

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奥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内削方鎮無强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内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据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内輸惟上之所取不可

謂之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之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之賢民不見兵革於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服沙漠内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

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内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此七論公後删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

又推而上之則為漢趙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三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槪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

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昭烈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眛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

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

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説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説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説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

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正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

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絶宋於元嘉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絶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

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

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强者謂之正統猶有説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

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絶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絶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

是周之統嘗絶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簒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絶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絶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

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絶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説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絶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茍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久而稍稍并合天下猶分為西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

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

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

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

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

世遂滅諸侯而一_{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幸

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異新而進魏疑者以爲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

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强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

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

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懐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

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昭烈五代漢之劉崇何異蜀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徳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强爾

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强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為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强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為秦起西戎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拓跋氏徒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

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裔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强其最强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又一作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循謂之荒裔則不過為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

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絶是梁於唐未能絶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縻之忠臣

茂貞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為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減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與昪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絶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

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貞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刼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

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

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
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猶曰不得已
而加之焉爲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
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
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大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
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嘗
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
以爲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

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簒弑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任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簒繼簒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為正

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偽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

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用之為急一作財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

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
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
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
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
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
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財用山川宗
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
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

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一作已又直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屠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屠並周孔之事曰

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屠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甞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甞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輙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

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一作軍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

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

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一作責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一無四字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

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若常自如之一作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

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一作與貴者一作事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為計其餽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

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定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

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

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輙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拜

獯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偫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餫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廪羡餘但守空名曾無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時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

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
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
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
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
可茍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
哉夫如是鄰中溉田之法若行闕疑畎水衝民田秖百
戶妨闕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
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漒廢滋

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役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做傚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四裔姑務息

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
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
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槩在乎謹
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
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
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
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據險而
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契丹

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為耶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距并代自兹闗東無復闗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絶古北之臨一作虎往年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契丹驟然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鋭兵兹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

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横絶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契丹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栅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敵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馮有

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虎狼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鋭兵伺吾人之顲頏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埸而偷取安逸次第相付貽後世深患復何如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

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捄淪壞垂之百王而不

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為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其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

諸足下有二冬乎茍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

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貨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

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

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删去惟

京本英辭類稾似少偽妄而代曾参答弟子書不知
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
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文忠集卷五十九